



林 辰 著

神龍風雲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描述了宫廷内争权夺利的斗争和荒淫骄奢的糜烂生活，披露了唐中宗神龙年间的宫闱秘史，揭示了严酷淋漓、发人深思的社会历史问题。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丝丝入扣，人物形象如武则天、上官婉儿、武三思、张柬之、韦皇后等，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富于艺术感染力。

神龙风云 SHEN LONG FENG YWN

——唐宫内史

林 辰 著

责任编辑：李西西

封面、插图：李勤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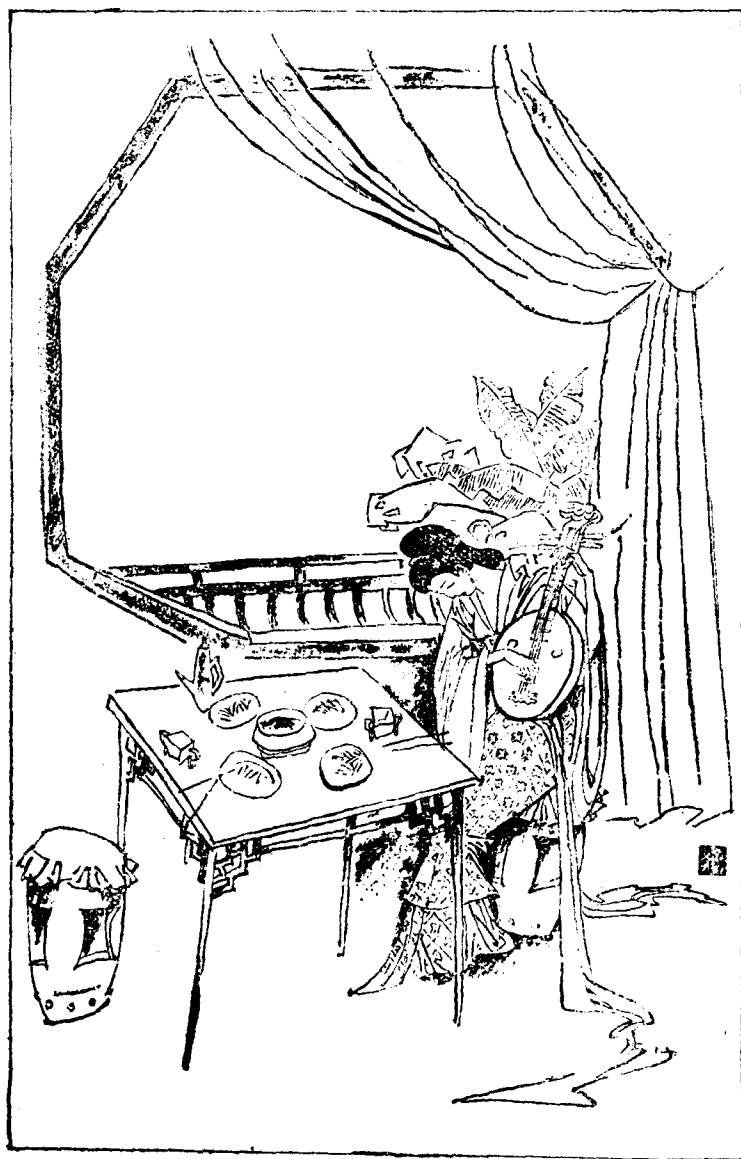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7.75印张2插页180,7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印数：1—42,500册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定价：1.80元

目 录

第一章	风轻云淡	(1)
1	你，不理解一个女人的心.....	(3)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12)
3	梦是甜的，美的.....	(18)
4	姜是老的辣啊.....	(25)
5	穿朝马和当头炮.....	(29)
第二章	风起云涌	(37)
6	怕是弦外有音吧.....	(39)
7	鞭令，锥令.....	(47)
8	敬着他，才能利用他.....	(55)
9	这个女人，可真难捉摸.....	(61)
10	莫让怨尤搅乱了神思.....	(67)
11	要知道对手是谁.....	(76)
第三章	风急云飞	(87)
12	没捉住狐狸惹了一身臊.....	(89)
13	杀？怎么个杀法？.....	(96)
14	既然来了，那就会一会.....	(101)
第四章	风云莫测	(109)
15	话是有声的人心.....	(111)

16	天有不测风云.....	(118)
17	《孝经》里可曾见过.....	(127)
18	按下葫芦瓢起来.....	(132)
19	真有那么一天，我说什么呢？.....	(138)
第五章	风云突变.....	(143)
20	吃罚酒的喝醉了.....	(145)
21	潮水般涌向迎仙官.....	(150)
22	一切的一切，已成过去.....	(153)
23	往事，是甜？是苦？是酸？.....	(160)
24	现在还不是游街欢庆的时候.....	(170)
第六章	风息云浓.....	(175)
25	事后聪明也好嘛.....	(177)
26	哪个皇帝不曾在人前称臣.....	(180)
27	酒不醉人人自醉.....	(188)
28	说既顺又异、异而顺心的话.....	(194)
29	勿使往事重演.....	(203)
30	杀之不易，但也不难.....	(209)
第七章	风流云散.....	(215)
31	船到江心.....补漏迟.....	(217)
32	忍着痛，噙着泪，回头看看.....	(222)
33	我心空寂寂，唯有你心知.....	(228)
34	你，伤了天下女人的心.....	(232)
35	神龙鉴，照九洲.....	(240)
后 记		(244)

第一章：风轻云淡



1 你，不理解一个女人的心

一连三天三夜，沉浸在沸腾的喜庆气氛中的神都洛阳城，今夜不仅失去了节日的狂欢，而且显得比平时更加宁静。

空荡荡的迎仙宫，悄无人声。一座座雄伟壮丽的殿、台、楼、阁、宫门、殿门，象一群巨兽伏踞在夜幕下；禁苑里为了装点节日盛景而搭起的五彩缤纷的牌楼、火树银花的鳌山，已经收敛起它们的笑容；这一切，和疲倦了的人们一样，沉沉地睡着了。

初升的晚月，象刚刚卸了妆的女人，洗掉了脸上的油光粉色，露出那淡白色的清冷的面庞；浮云时掩月影，给大地增添了阵阵阴暗；寒风呼叫着掠过殿、台、楼、阁，吹动着檐下的响铃，时而发出悚人的啸声，更显得这深宫禁苑是那么神秘、阴森、凄凉、恐怖。

这时，唯有长生殿后上官婉儿住的风仪阁里，还是灯烛辉煌，隐隐地传出和这深宫禁苑的死一般的沉寂不协调的琴声。

上官婉儿是宫中最忙的一个，尤其是每当上元佳节到来的时候，她倍加忙碌。在节前，为了筹办灯火，要忙着检点宫内各处的节日装饰，凡是天后可能游玩的地方，她一定要亲自

去察看、指点。今年又正当天后八十大寿之年，上官婉儿独出心裁，在象征着武氏取代李唐天下、成功立业的武成殿武成门外，扎起一棵巨大的火树，树高八丈八尺八寸，八百八十八个枝杈；这棵用八色绸缎包扎起来的火树，装饰着金枝玉叶，挂起八千八百八十八个各式各样的花灯；火树下，八百八十八对美貌少男少女，身穿锦绣彩衣，头戴金珠玉翠，轮番歌舞。

节日到来时，从正月十四日开始，上官婉儿要服侍天后向五品以上的文武百官赐宴；元宵之夜，她要侍奉着天后向上元天官祈福，又要在火树下陪伴着天后与掖宫同乐——尽管这一切自有光禄寺、尚宫局的官员们操办，但上官婉儿还是不放心的，凡是天后感兴趣的事，婉儿必定亲自过问；十六日收灯了，当疲倦的人们开始休息时，她又要忙着替天后看文武百官的贺表。

三天忙过，天后也已经劳累得疲倦了，和她的两个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躲进长生殿里寻求另一种欢乐去了。这时，上官婉儿才得到了一点消闲，备下几色时新的果品、菜肴，把表哥崔湜接进迎仙宫来；兄妹二人，喝杯团圆酒，叙叙别离情，共享久别新聚的欢娱。她饮酒作歌，倾吐着别后情曲。

上官婉儿和崔湜，分别快一年了。久别重逢，对男人来说，往往是相见后瞬息间的欢乐便如同风抛柳絮似地吹走了往日的多种离愁；而对女人来说，重相逢时喜悦的泪花，却会勾引起别后的无限幽怨。上官婉儿痛痛快快地喝了几杯龟兹进献的白葡萄酒，带着几分酒意，趁着酒兴，弹起自度的曲子，唱着她为思念崔湜而作的一首五言律诗：

叶下洞庭初，

思君万里余。
露浓香衾冷，
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
贪封蓟北书。
书中无别意，
唯怅长别居。

歌声如怨如诉，诗意坦露而又含蓄。前四句，凄清抑郁，后四句，委婉深沉。这是她一生当中的得意之作。阮琴的悠扬的清韵，伴着她那低啾的歌喉，如潺潺流水，涟漪回旋。

崔湜几乎是躺卧在榻上，上身后仰，斜倚着紫锦团花靠背，用一只手支着头，把另一只手放在几案上，轻轻地摩弄着那只精致玲珑的夜光杯，仰视着上官婉儿，似在静静地倾听着，又似在思索着。

歌声住了，琴韵歇了，但余音还在人的耳边萦绕着。上官婉儿轻轻地、细细地长嘘出一口气，好象她那满腔的幽怨已经随着嘘气喷吐出来，胸中豁然开朗。她把阮琴轻轻地放在一边，深情地凝视着崔湜。此时，相对无言，唯有眉目传情；从她那双秀眉俊眼中透出的神色，好象是在对崔湜说：“我这一腔淤积在胸中经年的痴情，现在全部吐露在你的面前，你应当怎样回答我呢？”她在期待着，期待着崔湜对她的歌，对她的诗，对她的一片深情，说出几句能够令她满意的而且应当是温存的评语。

谁知，香火只是一头热，多情感染不了无情。崔湜缓缓地坐直了身子，提起银壶，先给上官婉儿斟满一杯酒，然后把自己的杯子也斟满，举杯相邀婉儿同饮，信口赞赏道：“好诗，

好诗啊！诗好，歌也好。真是诗如其人，清雅，幽深。”

上官婉儿轻轻地呷了一口酒。她对崔湜那种带有官场礼貌性的赞美的言词，并不感到满足，有意地问道：“你不觉得这诗、这歌的缠绵的意境之中，还深蕴着无限的幽情吗？”

崔湜淡淡地笑了笑：“儿女情长，自然是有的，所谓闺怨春愁嘛。”

崔湜的淡漠的表情，和那毫无温存情意的回答，使上官婉儿感到委屈，也有些失望；她埋怨崔湜不理解她——一颗女人的心哪！男人喜新婚，女人重前夫。她忍不住向崔湜追叙着和他别后的相思，倾诉道：“自从你离开了神都，我就写了这首诗。可是，你知道吗？只这一首诗，抵得过百首千首万首；我把它谱成曲子，唱过百遍千遍万遍；花庭月夕，每唱一遍，就好象我又作成了一首新诗。”

上官婉儿向崔湜轻瞟了一眼，从他的神态中，她已经感觉到，她的歌，她的诗，她的话，和由这一切交织成的温柔的情丝情网，如同炭火扔到雪堆里，不但没有引出她所渴望的那种火一般的情欲，反而招来一股冷风吹送的寒意；她还没有弄清这是因为什么，但她自信，她那炽烈的热情定会燃烧起久别初逢的情侣间的火焰，于是就直接而坦率地表白道：“表哥，你不是想知道我的心吗？这就是婉儿那颗心化成的诗，是用女人的痴情蘸着她的泪水写成的。”

崔湜和上官婉儿，还在襁褓中时，两家就已经定亲了。在婉儿1岁那年，她祖父上官仪因为曾替高宗皇帝起草过废武昭仪的诏书，终被后来得势的武则天杀了；全家百余口，男人斩首，女人没籍入宫，作为奴隶的上官婉儿，在宫中由武则天亲手培植驯服，后来终于成为她的心腹，当上了掌管天后文书的内史；她不仅替天后披阅文武百官的奏章，就是天后的诏书敕

令，也出自她一人之手。上官婉儿得到了天后的宠信，就利用自己在宫中的特殊地位，常把崔湜接进宫中，明以表兄妹的名义相会，暗作成了夫妻间的私情。这对于上官婉儿来说，是不忘旧情，遂了先人天作之合的宿愿，而对于崔湜来说，片刻之欢，如草上露珠、瓦上薄霜，终究不是宜室宜家的长久之计。他也曾几次向上官婉儿提出，要了结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暧昧生活，但每次都被上官婉儿说服了：“我们生不能成为夫妻，死也要做一对情鬼，难道没有夫妻之名，就不可以长存夫妻之情吗！”她用一根纤纤的温柔的情丝把他牢牢地拴住。

去年春天，梁王武三思突然下令，把崔湜从京城调到湘州，武三思赶走了崔湜，便占据了他那个温柔窝——崔湜的婉表妹成了梁王的情人。

在湘州，崔湜遇到了代天巡狩吏部尚书崔玄晖。这时，被上官婉儿和武三思的行为激怒了的、深感蒙受委屈和侮辱的崔湜，一头投入崔玄晖的怀抱，和他联了宗谱，拜他为叔父，决心依靠崔玄晖和武三思做个对头。今春京官与外官轮换，和崔湜一起奉调回京的十几名外官，多是当朝右丞相兼吏部尚书崔玄晖的故友、门生，崔湜意料到这是崔丞相要重用的意思。回京后，他一心想跟从崔玄晖做一番事业，不想再见到上官婉儿了。

可是，上官婉儿已经知道崔湜回京了，并且派人来接他进宫，这使崔湜很为难。不想见，怕相见，旧情难断；又怨恨，又心恋，藕断丝连。他想：“绝情不能绝义，不管婉儿和武三思怎样，她总是我的表妹；我要立室成家，生子承嗣，说明曲衷，她是会通情达理的。”于是，崔湜似乎有点身不由己地随着上官婉儿派来迎接他的控鹤监的少监，进宫了。

控鹤监的人引领着崔湜，入禁苑北门，经北门学士府，抄

近路直奔凤仪阁。只见上官婉儿早已守候在阁门，她看见情人来到，急忙忙冒着寒风远接出来。崔湜见了，心中不免有所触动。

这天，上官婉儿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头梳双刀半翻髻，斜插碧玉簪，戴一枝单凤垂络金步摇；身穿绛紫色绣襦，肩披霞帔；百榴裙下露出一双云花小蛮靴——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宫中幽会时上官婉儿的穿着，崔湜记忆犹新，不由得想起了前情，心中自然又有些激动。

此刻，崔湜面对着美人名酒，那动人的乐曲，感人的诗句，妩媚的笑靥，温柔的情态，痴心的话语，真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崔湜正在向情海沉落着，但这时他还保持临来时的那种冷静，头脑还是清醒的，趁着明白，他试探着要打开一个话头：“你那么深情地怀念着我，我很感动，可是……”

雀儿一蹶尾巴，上官婉儿知道它往哪里飞，崔湜刚刚开口，她已经意识到他想要说些什么——又要说往日他常说的那种使她败兴的话；她不喜欢在久别初逢的头一天又听到那种话，就不等崔湜把话全说出来，便截断他的话头，用一种近似乞求的又夹带着劝止的语气说道：“表哥，难道你就忍心把这情网撕破，去揉碎那颗被蹂躏过的心吗！”

她的话，发自钟情的内心深处，温柔缠绵之中又有着一种折不断、砍不开的韧性，致使崔湜那些早已筹算在胸中的话语，象一块棉团堵塞在喉头，呼不出，也吸不进；他无法从正面去回答她的以攻为守的问话。于是，他便避开婉儿的话锋，从侧面把那难以出口又不能不吐出的心曲，用反问的方式说出来：“可是，我有什么值得你如此怀念的呢？”

崔湜的话，语音虽轻，但在上官婉儿的心头，却落下了难以承受的重量；蒙罩在她心头的情网被猛刺了一下，刺得隐隐

作痛，渴望得不到满足的心理，把上官婉儿激怒了。

她从榻上站起来，旋风似地来到崔湜的身边。但还是尽量克制着那激动而恼怒的情绪，故作镇静地质问崔湜道：“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怀念你吗？不，你是知道的！”说着，她从头上拔下那根葱心绿色的碧玉簪，触物伤情，她的手有些颤动，她的心感到一阵酸痛，这时，她再也无力控制自己的情感，把碧玉簪递到崔湜的面前，气愤而委屈地质问道：“你抬头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你母亲、我姑妈亲手送给我的聘礼，如今你可以替九泉下的老人把它收回吗？”略微镇定了一下，接着又申诉道：“自从这根碧玉簪插入我的发髻那天起——你应当记得，是我们第一次把这座凤仪阁作为洞房那天，你亲手把它插在我的头上，从那天起，婉儿活着是你们崔家的人，死了是你们崔家的鬼……”

她的眼圈湿润了，抽泣得停住了话语——一个曾经亲手替天后写下无数杀人敕令的女人，这时却落下滴滴晶莹的泪珠儿；一个目无高官猛将的女人，这时竟被纤纤的情丝缚住。但她并不恨崔湜，她知道，他有他的难处和忧虑，可是她责怨崔湜薄情：“生不能成为夫妻，古人死后还要化鸟化蝶，何况我们，只不过少个夫妻的名分。”愤怨溢于言表，情根植在内心深处，她不能用对待其他人的办法去发作，只有忍耐些，用亲情旧盟，以心换心，去感动崔湜，去说服崔湜。她手托那只连结着他们命运的碧玉簪，向崔湜说道：“表哥，二十年来，这宫中数不清的珍珠美玉，我全都不爱，只把这只碧玉簪终日戴在头上，因为它是崔家的聘礼，是信物，如今簪在人在，你能说信物无信吗！”

崔湜从上官婉儿故意说得平静的话语中，觉察到她内心埋伏着的感伤和愤怨，他不忍心继续刺激她。既然她说出了聘

礼、信物，也不防趁机把话儿挑明，劝她去正视现实：

“物虽其物……”

“难道人非其人？婉儿变心了吗？”

上官婉儿咄咄逼人，不给崔湜以分辩的机会，崔湜却恰恰从她的话缝里找到了理直气壮的申辩词：

“婉儿，你不要忘了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深宫禁苑！你，如今已经不是名门闺秀，而是天后的内史！”

“深宫禁苑怎样？天后的内史又怎样？难道你没和她在这深宫禁苑里同床共枕吗！”

“……”

崔湜懦怯了，原以为，拿出这凿凿有据的理由，几句话便可以说得她闭口无言。没想到，上官婉儿那泼辣而毫无忌惮的反问，倒逼得他软了下去；方才还是硬挺挺的汉子，瞬息间陷进了无可奈何的旋涡之中，由说理争辩，转向哀告求情，嚅嚅地说道：“婉儿，我求求你，就别再折磨我了吧！你就忍心叫我总这么人不人鬼不鬼地跟你混下去吗？”

话随情出，虽非有心，但“人不人鬼不鬼”这句话，是会刺伤上官婉儿的自尊的。崔湜立即感到自己的失言——这个喜怒无常的女人，火上添油，会更加激怒的；就赧怯地把后边的话吞了回去。谁知，上官婉儿听了，非但没有认为是对她的蔑视和侮辱，反倒会心地笑了：

“说得好，说下去！”

她伸手操起崔湜面前的酒杯，一仰脖，把剩下的半杯酒灌下去，面色逐渐变得严峻起来，缓缓地说道：

“什么是人？什么是鬼？你知道吗？你懂吗！”

她两眼射出不容避开的青光把崔湜罩住，教训地说道：“我来告诉你，在这深宫禁苑里，人，惯做鬼事；鬼，也有人

心！”

上官婉儿的话，说得那么平稳，象似随便说出来的。然而，知心莫如知情人，崔湜从婉儿的动作和神色上，从她的语音语意中，看到了埋在心底深处的痛苦正在啃噬着她的灵魂；她坦率地默认了，自己确实是过着鬼一样的生活，却挣扎着要为自己进行辩解——申明她还有一颗人的心。是的，尽管她的心早已在惯弄权术的政治墨缸里染黑了，也还有几条鲜红的纤细的爱情的血管。她爱崔湜，这爱是真诚的；她相信，崔湜也是爱她的，是既爱而又不敢爱的。在上官婉儿看来，崔湜是不爱她，是顾虑宫禁森严，担心天后震怒。她要向他解释清楚，让他安心：

“你以为我们两个人的事天后不知道吗？傻瓜！在这宫中，这朝野上下，有什么人能瞒得了天后，有什么事能瞒得过天后。”

话，说开了，挑明了，崔湜觉得已经再也不必躲躲闪闪捉迷藏了，便鼓起勇气，顺着上官婉儿的话，说道：“即使天后宠着你，可是，那位梁王武三思能够放过我吗？”

这话，短刀直入；来得猛，问得突然；出其不意的一问，惊得上官婉儿心头怦怦跳动。没料想，正当她向情人表白深情的时刻，情人却顺手扯下她的面纱，把她和武三思私通的丑事，也象她那样无顾忌地当面说出来——揭了疮疤，触到痛处，她急剧地思索着：“他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呢！是男人所共有的醋情妒心？还是惧怕武三思的权势、担心自家的命运而自愿退避三舍呢？”她一时还品尝不出这话是什么滋味，发自内心的羞愧，化作两片红云飞上面颊；她不敢从正面去接触崔湜那炯炯的目光，只侧眼瞥视，暗暗察看；她凭借着善于应酬万变的丰富经验，纵声大笑起来：“啊哈哈哈哈哈……”不住声

地、忘形地笑着，利用前俯后仰的摇晃着的体态作掩护，那洞察纤微的双眼不住地在崔湜的脸上搜索着，直笑得崔湜感到迷离不解、脸上浮现出疑惑的神色时，她才陡然止笑，毫不隐讳地对崔湜说道：

“噢，原来是为了这个！不错，自从你离京以后，我这里确实来了个梁王武三思……”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梁王武三思，这时正在他的书房里，据床^①披阅心腹们呈上的近报，几封关于崔湜自湘州奉调进京的普通的报告，引起了他的意外注目。

使女送上一盏热茶和一盘龙眼。武三思向那双龙描金漆盘瞭了一眼，朝使女挥挥手，使女立即领悟了梁王的意思，又把茶果捧了出去。片刻，另一个使女送来一壶热酒，一碟枸杞果，双手将托盘高捧过顶，轻轻地放在梁王面前，小心地后退三步，转身出了书房。

武三思很讲究养生之道，吃龙眼肉，喝乌龙茶成了习惯，龙眼肉滋荣养元，但多食胀漰，就改换米酒、枸杞，杞果甜丝丝的象小红枣儿，佐酒做着，别是一番风味。因为他每夜都离不开女人，这枸杞的滋阴补肾功能，又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情趣。喝着热酒，吃着杞果，细看密报，聚精会神地思考着：

^①据床，如现代人著鞋垂足坐。椅子，始于宋。唐代有胡床，用绳联木，如现代的折叠椅，又名绳床。李白《草行歌》：“吾师醉后倚绳床”，即此。唐人所谓坐，即跪坐，两膝向前，臀部压在双脚跟上。本书侧重于情节，以下不拘据坐，混用。

“崔玄晬身为丞相兼吏部尚书，从郡州选调官员，自然是他分内的职守，但为什么要把崔湜调回来呢？”他从这次极其平常的官吏调动中，似乎察觉了什么，隐隐地感到一种不安。他想：“难道崔玄晬竟忘了，崔湜原是我亲自把他调离神都的？他要调回来，这当然可以，但分明知道是我调出的，为什么不先和我说一声就调回来呢？既然不打招呼就调人，那崔玄晬还把我梁王放在眼里吗？”他在琢磨着，他所最不能容忍的目无梁王的疑忌，在心中冉冉升起。

武三思其人，是武则天同父异母大哥武元庆的儿子。武则天当上了女皇帝，首先树立武党，武氏兄弟，人人封王。在武氏诸王之中，武则天二哥武元爽的儿子武承嗣是一匹千里驹，总揽大权，历任要职。嗣圣年间，武则天要立他为太子，由于孙万荣起兵反对，只得作罢；太子没当成，刚愎自用的武承嗣活活地气死了。从此，武三思便成为武党的首领。此人：生性奸狡多疑，外似谦恭，本质凶狠残暴，内实阴险。但生就仪表人材。身材魁伟，却不粗憨笨拙，眉目清秀，又非书生弱质。威仪赳赳，颇有武夫举止；面容白皙，又具文人相貌。三缕黑髯，飘洒有度，素有美男子之称；野史所载，姑侄暧昧。小说《混唐后传》中说，当年武媚娘回家省亲时，曾和她这位美男子侄儿有染，也不知是真是假。这武三思，眼见得武则天已是八十高龄了，急于想立为太子，迫切需要得到上官婉儿这位得力人物的帮助；为了以他那美男子的魅力去接近上官婉儿，武三思先把婉儿的情人崔湜，从京城调往千里之外的湘州。为了这件事，上官婉儿也曾告到天后那里。逼得武三思在上官婉儿面前赌咒起誓，一再表明他对崔湜毫无妒忌之心，只是为了上官婉儿，要提升崔湜的官职，也使自己多一个帮手。他对上官婉儿说：“你和我，是天后的左膀右臂。我正在用人